



傅山医学全集

(清)傅山著 李树德校考

第2版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傅山医学全集

(清)傅山著 李树德校考

第2版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山医学全集 / (清) 傅山著; 李树德校考. — 2 版. — 北京: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 - 7 - 5304 - 9066 - 2

I. ①傅… II. ①傅…②李… III. ①中医临床 - 中国 - 清代
IV. ①R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8475 号

傅山医学全集 (第 2 版)

作 者: (清) 傅 山
校 考: 李树德
责任编辑: 赵 晶 朱会兰
责任印制: 李 茗
出 版 人: 曾庆宇
出版发行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
邮政编码: 100035
电话传真: 0086-10-66135495 (总编室)
0086-10-66113227 (发行部) 0086-10-66161952 (发行部传真)
电子信箱: bjkj@bjkjpress.com
网 址: www.bkydw.cn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三河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字 数: 2271 千
印 张: 100.75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2 版
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5304 - 9066 - 2/R · 2312

定 价: 598.00 元



京科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京科版图书, 印装差错, 负责退换。



傅山先生画像



傅山先生五十五岁像



邓宝珊先生家藏像

校考说明

——关于傅山医学著作问题的争议应该可以终结了

傅山，字青主，号松乔，别号朱衣道人，另众多名号不赘列。山西太原阳曲县西村人。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（农历六月十九日，公元1606年7月23日）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（农历六月十二日，公元1684年7月23日），享年七十九岁。

对于傅山先生的医学著作问题的争议，三百多年来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- （1）傅山先生到底有没有医学著作存在？
- （2）民间秘传、档案珍存的“傅青主先生手著”医学抄件，是不是傅山先生的真作真迹？
- （3）陈士铎抢救整理的六部“遇仙传书”“托名仙授”医作，该不该是傅山先生的医学真传？

对于以上问题的考证研究，许多专家学者，多年来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发掘整理高度重视。随着证据资料的不断获取，客观考证研究的不断深入，关于傅山先生医著问题的争议逐步明朗，认识分歧越来越小，争议的终结，条件应是基本具备。具体考证情况，分述如下。

一、傅山有秘传医学著作存在

（一）山西省图书馆珍藏有傅青主“手著”《大小诸证方论》

该抄本用纸，经专家鉴定，系康熙时期制品。傅山挚友顾炎武为之作序。现录部分如下，序中称：

“古之时，庸医杀人，今之时，庸医不杀人，亦不活人，使其在不死不活之间，其病日深，而卒至于死。夫药有君臣，人有强弱，有君臣，则用有多少，有强弱，则剂有半倍；多则专，专则效速；倍则厚，厚则力深。今日之用药者，大抵杂泛均停，既见之不明，而又治之不勇，病所以不能愈也。

予友傅青主先生，学问渊博，精实纯萃，而又隐于医。手著《女科》一卷，《小儿科》一卷，《男妇杂症》一卷，翻阅其书，分门别类，无症不备，无方不全，治一病，必发明受病之因，用一药，必指示用药之故，曲折详尽，诚卫生之善道，救死之良方也……是集精于方药，理明词简，即令不知医之人读之，亦瞭如指掌，诚医林不可不有之书。而先生著书之心，亦犹陆、范二公之心，其意之切与救人者，岂有异欤，是为序。”

末具“康熙癸丑仲秋东吴顾炎武拜序。”

以上资料说明：

(1) 傅山有医学手著无疑。三种医著，从顾炎武拜序时间来看，成书应在康熙癸丑十二年前若干年。

(2) 在《大小诸证方论》中，《女科》有书目，无内容。从顾炎武对傅山医著特点的评价看，显然是看到了傅山《女科》抄本，否则，治学严谨的顾炎武，绝不会妄评，并为之作序。

(3) 此资料应是可靠证据之一。

(二) 山西省博物馆保存有“松侨老人傅山稿”

该稿署名的“医学手稿”的抄件，内容是关于妇科调经部分（见影印件）。经与行世本《傅青主女科》调经部分对照，内容相同。经故宫博物院考古专家鉴定，认为“应是傅山医著遗墨”。手稿用纸，系清初竹纸。

以上资料说明：

(1) “医学手稿”的发现，不仅证明傅山确有《女科》医著存在，从方中“玄参”一味直书，说明“手稿”与《女科》专著，应在康熙之前若干年即已定稿成书，因还未避康熙“玄烨”讳。

(2) 长时间来，一部分人争议《傅青主女科》系从陈士铎《辨证录》中录出。“松侨老人傅山稿”的发现，证明并非如此。何况傅山于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去世，怎么可能从康熙二十八年后才出版的《辨证录》中录出呢？

(3) 这反倒提醒我们，以陈士铎名义敬述的《辨证录》调经部分，为什么会与傅山《女科》的调经部分如此相同，值得深思。

(三) 山西省博物馆珍存傅山亲笔书写的“行医招贴”（见影印件）

经文物专家鉴定，“确系傅山遗墨”无疑。招贴称：“世传儒医，西村傅氏，善疗男女杂症，兼理外感内伤，专去眼疾头风，能止心痛寒嗽，除年深坚固之沉积，破日久闭结之滞瘀，不妊者亦胎，难生者易产，顿起沉疴，永消烦苦，滋补元气，益寿延年。诸疮内脱，尤愚所长。不发空言，见诸实效。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，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。凡欲诊脉调治者，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。”

以上资料说明：

(1) 姑且不说傅山公开贴此行医招贴的政治用意，就其直白的医学素养，其对中医学的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等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，对诸多疑难杂症的研究修养，对中医药学的专

精博综，招贴并没有一点浮夸。

(2) 招贴中突出强调“诸疮内脱，尤愚所长”的外病内治特点，与以陈士铎名义敬述的外科医著《洞天奥旨》中仙授强调的外病内治特点高度一致，难道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系吗？

(四) 行世本《傅青主女科》

行世本《傅青主女科》有道光七年丁亥张凤翔“近得抄本于友人处”为据的刻本，有道光十一年祁尔诚“此书晋省抄本甚夥，然多秘而不传”的重校刻本，以及陆懋修后来的重定刻本，内容都相一致。后世多家对《傅青主女科》重刻，无不依据于此。

以上资料说明：

(1) 《傅青主女科》正式刊印行世，虽在傅山去世后若干年，但多家刻本内容的一致，足以说明所据秘传抄本的真实可信。

(2) “医学手稿”的发现，充分证明了傅山手著《女科》的可靠，同时，也证明了《傅青主女科》行世本所据秘传抄本的真实性。

(3) 《傅青主女科》的录出托名说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

(五) 《傅青主男科》

《傅青主男科》是同治二年癸亥秋，介休王道平据罗定邦抄藏的《傅青主男科》上下卷（附《女科》中未载数条和《小儿科》一卷）抄本重加抄录，于同治二年十二月捐资序刊印行的，版本存介休西段屯义仓中，这是《傅青主男科》刊印行世的最早刻本。

同治四年乙丑，介休瑞祥仁借用西段屯义仓所藏《傅青主男科》刻版重印，同时将道光张凤翔序刻的《傅青主女科》合编成《傅青主男女科》，这是我国《傅青主男女科》的最早版本。

以上资料说明：

(1) 将《傅青主男科》与《大小诸证方论》中《男妇杂症》卷对照，从内容看基本相同，显然所据秘传抄本，也是出于傅山手笔毋庸置疑，这与《傅青主女科》所据秘传抄本情形应该相同。

(2) 在《大小诸证方论》抄本中，均署“傅青主先生秘传”，虽系传抄者所加，却与顾炎武拜序中称：“予友傅青主手著”标注相一致。既可证明顾炎武拜序的真实，也可证明《傅青主男科》不是“托名”傅青主的“伪书”。同时，也证明《傅青主女科》《傅青主男科》均署“傅青主先生手著”的来源了。

(六) 《傅青主小儿科》

《傅青主小儿科》一直未有专著刊行，傅山几十年医疗实践，“儿科”内容分别散记在《大小诸证方论》《傅青主男女科全集》《石室秘录》《辨证奇闻》《辨证录》中。录记中，有明录别人经验的，也有如实记载别人经验的，不埋没别人也是傅山的一种品德。

二、破解陈士铎“得毋欺世以衒奇”的良苦用心，正确评估陈士铎抢救傅山医学的伟大贡献

下面将从基本依据条件，回答为什么把陈士铎此举定义为对傅山医学医作的抢救，为什么说

以陈士铎名义整理刊印行世的六部医作，实质上应该是傅山先生的医学医作，理由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 陈士铎其人

陈士铎，字敬之，号远公，别号朱华子，自号大雅堂主人。浙江山阴人，生卒年大约在公元1627年至1707年。“幼习儒术”，“陈氏为越地世代名望之家”，“清兵攻占南京，遂究于医学焉”。

2. 二人关系

陈士铎与傅山，虽身处同一时代，年龄相差二十多岁，原籍相隔数千里，如果不是因特定情势，需要在特定时间和地点，经特定人介绍，需具特殊品格的人，来完成这项极其危险又极有意义的特殊任务，二人不会直接相遇相识。

二人特点：①都懂医；②清军入主中原，二人政治态度相同，都是脱儒衣着道装，又都隐于医，派虽别南北，却都在积极进行着反清抗清活动，可谓是志同道合。

3. 陈士铎有能力整理完成傅山医作公开刊行的任务

张机（傅山之子傅眉的隐称）在《本草新编》序中称：“陈子百伤不遇，叹息异才之湮没不彰，嗟乎！有才不用，亦其常也。抱可以著作之才，不用之于著作，致足惜也。”很显然，前之“著作”，是说其有完成任务的才能；后之“著作”，是说相信陈士铎可以完成好此项任务。所以才把这一特定任务托付给了陈士铎，更何况是志同道合的同志，深懂医学修养的内行呢？

（二）为什么把陈士铎此举定格为“抢救”？

1. 时局情景

二人身逢乱世，清军入侵，极具民族气节的傅山、陈士铎，义不容辞、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于反清、抗清的洪流中。在北方，傅山以行医为掩护，积极从事组织和发动反清、抗清活动，是重要领导人之一。在清廷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高压政策面前，在对文化人大搞文字狱的残酷镇压面前，具有“威武不屈，贫贱不移，富贵不淫”气节的傅山，坚决反清、抗清，直至终生。

对于文化人，清廷一是收买，二是镇压。如在高山深沟，不惜为之建造极其豪华的“皇城相府”进行收买；对不肯为之服务的文化人，则大搞文字狱予以镇压。如康熙二年，浙江临安庄廷鑑明史案，不仅将庄剖棺戮尸，并株连亲属、著作作序人、刻字人、参校人、买书人、卖书人及地方官，七十余人遭斩杀、千余人下狱。康熙七年，山东莱州黄培诗案，顾炎武涉嫌下济南狱，力救方得免死。在“众鸟趋新林，孤云依危岫”的形势下，那些趋炎附势之徒，变节告密，危险之事随时都可能发生。傅山反清抗清活动再是隐秘，被发现、被杀的危险随时都存在，其身境之险可想而知。康熙十七年，傅山被钦点强抬进京应“博学鸿词科”，傅山抱死不应，驻足玉河之南寺庙中，性命之险更可想而知！

2. 傅山医术为什么值得冒死抢救？

傅山，隐于医，也精于医。其长期在为基层民众的医疗实践中，对临床各科的常见病、多发病，以及疑难杂症，从理论到实践，都积累了非常丰富和有效的经验。同时，他尊古不泥古，通

过实践，许多理论有创见，诊疗有补充、有纠偏，这与其讲求实功、致用、济世、救时、认真负责的治学原则分不开。极善妙解医理的傅山，他的整部医著，理明词简，一语中的地通过大量临床验案，把中医药特色精彩地示范给我们，尤其在唯物辩证的指导下，把人的局部病证，能置于活着的、整体的、动态变化的、天人感应的状态中认识诊治。局部与整体，动与静，各种失衡通过医疗的协调而平衡。通观傅山医学精要，他在辨证识病，审症求因，治病求本，立法用药，做得那样药药对症，丝丝入扣，辨证是那么备而晰，用药是那么妙而神。绝不像一些庸医，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片面、孤立、静止、简单地在诊治。傅山医学从理论到实践，确实可试可验，可信可师。名震当时，人称“医圣”。陈士铎冒死抢救的傅山医著，并及时整理刊印展示给后人，功德无量。

3. 中介人“吕纯阳”与二人关系

在《本草新编》云中逸老岐伯天师（傅山隐称）为之作序称：“纯阳子吕岩与余同志。”傅山在《霜红龕》卷二十一《碑碣》中作《不为大常住勛哉之碑》中记：“吕道人结庵于山西榆社西北的山林中，庵名为‘不为大常住’。”其中记二人共访介休绵山介子推庙事，“吕道人者，素娇养人，两日骑一驴，上下须人左右”。说明吕道人系南方人，故不能骑。南道北隐，与傅山称同志，应非一般关系。

陈士铎在《本草新编》自序中称：“……甲子遇纯阳吕师于西奥”，“……铎因奇二公，二公曰‘吾两人何足奇，奇在汝师吕翁耳’”。

张机在《本草新编》序中称：“……吾与天师岐伯，纯阳吕公、嘉陈子有著作……天师将碧落文尽传之……陈子拜吾三人于座上”。

很显然，陈士铎与吕纯阳，不仅都是南派道人，而且还是师徒关系，互了解是明确的；吕纯阳与傅山不仅都是出家道人，而且是志同道合的同志，互相信任，应不怀疑。三人关系之密切，危局面前，互为关照，应是人之常情。

4. 为什么陈士铎要玩方术家惯用手法几处作伪？

首先是受授时间作伪，再是托仙隐瞒傅山父子及吕师等人真实姓名，大摆“遇仙传书”“托名仙授”迷惑阵，原因分析如下。

（1）传书的时间和地点。傅山晚年，被康熙钦点强抬进京应“博学鸿词科”，仅此一次，陈士铎到燕市用半年左右时间受授傅山父子传书，也是只此一次。时间是康熙十七年（公元1678年）秋至康熙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春，地点在北京（燕市）崇文门外玉河之南园教寺中。

陈士铎在《辨证奇闻》自序中称：“丁卯秋，余客燕市，黄菊初放……数共晨夕，遂尽闻诸论，阅五月别去。”除丁卯（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）后错十年左右，其他情节完全一致，关键在时间后错，其目的要脱离与傅山父子关系。

（2）“托名仙授”“遇仙传书”。陈士铎著作颇多，唯这六部医作，称是“敬述”“敬习”“习”“述”于岐伯天师，仲景张使君之口授。得之数千年前古人口授，可能吗？这种隐却傅山父子真实姓名，与错后受书时间一样，都是为要脱开与“危险”人物傅山父子的关系。否则

又是为什么？

耿鉴庭先生在《傅青主先生医学著作考证》（载《上海中医药杂志》1958年2、3月号）中称：“云中逸老（或称岐伯天师）即隐指傅青主。鬼真君（鬼臾区）隐指青主之子傅眉。虽然岐伯与鬼臾区，都是传说中上古黄帝时代的大臣，陈士铎将其神化，既表明自己学术传授所自来，又不敢公开傅氏父子真实姓名”。柳长华先生在《陈士铎医学全书》中亦称：“岐伯天师，可能是对傅山的隐称”。何高民先生在《傅青主医学著作考》中称：“陈士铎所称的岐伯天师、岐天师、岐伯、岐真人，即云中逸老、异人，所以是人不是仙，乃人称医圣的太原高士有遗碑的傅青主”。陈士铎在《辨证奇闻》自序中亦称：“铎尼山之弟子也，敢轻言著作乎？闻二先生教，亦述之而已矣，何必讳其非仙哉。仙不必讳”。

后错时间也罢，托名仙授也罢，陈士铎用方术家惯用手法，摆迷惑阵，一方面是要脱离与傅山父子关系，更重要是为能尽快整理出版极能济世救人的傅山医著，避免不必要麻烦，免遭横祸。陈士铎这样做，不是拙而是巧。

5. 金以谋为什么要用“激于义烈，奋不顾身”形容陈士铎此举？

与陈士铎同里而神交的金以谋，在《石室秘录》序中，用“激于义烈，奋不顾身”来形容陈士铎这次燕市“遇仙传书”之举。当时金以谋应最了解陈士铎此举的危险和意义。面对的是身处险境的特殊人，需要的是有一定能力且具侠肝义胆，不怕牺牲性命，能限时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的人。对象的特殊，任务的危急，不是“激于义烈，奋不顾身”的侠烈之士，能够接受并努力完成好这项任务吗？金以谋不愧是陈士铎的神交，因为他对陈士铎此举意义最了解也最理解！

（三）为什么说以陈士铎名义刊印行世的岐伯天师传授的六部医著，应该是傅山的医著？

解铃还得系铃人，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总应该相信。下边看他们是如何提供的。

1. “敬习”“敬述”要告诉人们什么？

在以陈士铎名义整理刊印《石室秘录》《外经微言》《辨证奇闻·附〈脉诀阐微〉》《辨证录》《洞天奥旨·附〈青囊秘诀〉》《本草新编》六部医著，陈士铎都要特加“敬习”“敬述”“习”或“述”标注。

柳长华先生在《陈士铎医学学术思想研究》文中注：“敬习，即恭敬学习，受之于人之意；述，撰人之言。《洪武正韵》‘述，缙也，撰也。凡终人之事，纂人之言，皆曰述’”。习，传不习乎；述，述而不作。如此特标，是在细微处，要告诉人们，以他名义刊行的这六部医著，不过是受之于人的学习复习之作，是终人之托，纂人之授的缙、撰之作，一句话，不是自己的著作。

2. 如果真是自己医著，没有必要多此一举

据清嘉庆八年《山阴县志》载，陈士铎著作有十九种之多，惟有这六部医著采取了托名“仙授”的方术家的手法，用岐伯天师、鬼臾区、亦仲景张使君隐称代替傅山父子的真实姓名。就医术而言，并不犯什么禁，忌什么讳，为什么要托仙作伪，显然，问题关键在人，而不在医，因为把医著与在当时不能公开、不敢公开的人挂钩，欲要完成既定任务，是不可能的。诚信谦义的陈士铎，采取这种办法，实属不得已而为之。若要真是自己医著，何必多此一举！

3. 六部医著应该是傅山之作的线索搜寻

(1) 《石室秘录》。初刻于康熙年间，后雍正、嘉庆、光绪间多复制，经考诸本，以“萱永堂”本最善。

吕道人在为《石室秘录》作序称：“远公陈子，将岐天师《石室秘录》请序于余……陈子再拜受教，余乃邀天师至燕市，而天师又邀仲景张公同游客邸，晨夕往还，罄传方法，共一百二十八门，名曰《石室秘录》即青囊之术也。”

张机在为《石室秘录》作序称：“陈子远公……丁卯仲冬，著书玉河之南，逢岐伯与余为之辨难……岐伯乃传此书二十四法，远公又请，每思一法，岐伯即传之一法……余嘉陈子活人之心，无有尽期，乃逐门又尚论之。”

天师岐伯为《石室秘录》作序称：“远公陈子……康熙丁卯夏秋之间，过我于玉河之西……余出秘录示之，乃手抄行笈……余乃于袖中出此书与观……陈子改容而谢之曰：‘吾今而后，不敢以著书让之后世也，余亦欣然色笑，遂将《石室秘录》令其抄录一通，存之笥中，以备著书时之考稽也。’”

雷公真君在《石室秘录》卷五《伤寒相舌秘法》条中称：“……虽岐公传汝《石室秘录》，实为医术之奇……子细记之可耳。”不失为一有力补证。

以上几人之序语足可证明，《石室秘录》在传陈士铎之前，傅山就已以手抄本的形式成书。《石室秘录》是岐天师傅山之医著，应该是不用怀疑。

(2) 《辨证奇闻》。今存最早版本是乾隆二十八年的刻本，内示“积善堂藏版”，前有乾隆间欧阳晟、天留客、刘浩为序。原为何人所刻、已不可考，今以“积善堂”刻本为善。

陈士铎在《辨证奇闻》自序中称：“丁卯秋，余客燕市，黄菊初放……见二老者……拜问曰：‘得毋有奇闻诲铎乎？’……数共晨夕，遂尽传诸论，阅五月别去……铎退而记忆，日书数则，久乃成帙。而仍以《奇闻》名者，以铎闻二先生之教，不过五阅月耳，数十万言，尽记忆无忘，述之成帙。”在《辨证奇闻·凡例》中称：“是编皆岐伯天师，仲景张使君所口授，铎敬述广推以传世，实遵师诲，非敢自矜出奇”。

在《辨证奇闻》书中，陈士铎多处加注岐天师重点传授情况。如在卷七“痢疾门”中称：“余论证，不敢不备责于天师，以存此治法。”在卷十二《女科》卷下“血晕门”中称：“此气血双脱也，本在不救，我受岐天师秘传，以救万世产亡之妇”。要点加注，应也可为有力补证。《辨证奇闻》是傅山医著，该是清楚的。

(3) 《辨证录》。《辨证录》是《辨证奇闻》的增删本。最早是雍正年间广东巡抚年希尧的刻本，今以乾隆“喻义堂”刻本为优，后在嘉庆、道光、光绪间多复制，皆以“喻义堂”本为底本。

陈士铎在《辨证录》自序中称：“铎，尼山之弟子也，敢轻言著作乎？闻二先生教，亦述之而矣”。在《凡例》中称：“是编皆岐天师、仲景张使君所口授，铎敬述广推以传世。实遵师诲，非敢自矜出奇。”

鄞县楼庆昌在《辨证录》跋中称：“远公陈先生真奇士也。尝著《石室秘录》及本草诸书

行世……其中最有益于人世者，莫若《辨证录》。”看来后人只承认陈士铎著有《辨证录》一事。在其他版本中，《脉诀阐微》是附在《辨证奇闻》或《辨证录》篇后的。陈士铎在为之作序中称：“铎遇云中逸老于燕市，传法之备而不传《脉经》者，以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二书言脉之多也。虽然于多中而求其约……鬼真君名臾区，云中逸老弟子也……夫真君为天师之徒，天师传道之备，胡真君传脉之约乎？……真君之传，虽出于天师，亦真君之独见也。”

鬼真君既是天师之徒，亦是天师之子，即傅山子傅眉。傅眉所学，皆傅山传授，傅眉传脉，不能不说是傅山之学。陈士铎多处称“二先生”“二师”，实际指的就是傅山父子。

(4)《本草新编》。最早刻于康熙二十年，后即流散不全，甚至流散至日本，今作整合。以中国中医科学院存本为善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曾出版该版本，别称《本草秘录》，但该书错讹甚多、卒不可读，唯该书有重现陈士铎自序却是珍贵的。

陈士铎在《本草新编·凡例》中称：“铎躬逢岐伯天师于燕市，得闻轩辕之道。而《本草》一书，尤殷质询，得于岐天师者十之五，得于长沙守仲景张夫子者十之二，得于扁鹊秦夫子者十之三，若铎鄙见十中无一焉。铎不敢没善以欺世云。”

在云中逸老岐伯天师为《本草新编》序中称：“……陈子再拜，受教古书，尽传之……今又著《本草》……谁知皆得之吾三人助哉……则《本草新编》，其即救世之书乎。”

张机在《本草新编》序中称：“……陈子拜吾三人于座上，天师将碧落文尽传之……又著《本草》。”

书中，陈之质询，天师之传授和改正甚多，特别处还要特作明注。如卷一远志名下：“今奉岐夫子之教，不觉爽然自失，悔从前误信耳。”卷四旱莲草名下：“……非私说也，予实闻之岐天师之训迪也。”在桑椹名下：“此皆岐天师传余之秘。”如此之言论，还有很多。《本草》之著，不能不说也是受授傅山之著。

(5)《洞天奥旨》。今存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五年大雅堂本，嘉庆、光绪皆有复刻。以“大雅堂本”为善。

陈士铎在《洞天奥旨》自序中称：“铎性喜刀圭，然获效者半，每致慨于无师也。康熙丁卯秋，遇岐伯天师于燕市，谈医者五阅月，凡脏腑经络，阴阳色脉，气血顺逆，邪正虚实，寒热异同，罔不尽言无隐，且遍传方术，试之多奇验。铎信师之深，退而著述，……名曰《洞天奥旨》，谈医用药，无非本诸洞天之传也。”在《凡例》中称：“铎遇天师岐伯，首讲《灵》《素》二书，俱载有痲疽之篇，论之甚详。铎悯近今人患疮疡者众，加意讯质；天师娓娓言之，铎记忆不敢忘，今汇成全书云。”又说：“外科专尚刀针……然天师惟主内消，不喜外刺，故编中方法，内消居多，实遵师训，非怯用利器也。”

陈徒陶式玉在《洞天奥旨》序中称：“铎客游燕市，同寓二人，曰：‘子苟有志，吾当不靳所蕴’。于是相与共数晨夕者五浹旬，讲求讨论，尽得其秘……远翁前后著书，录二仙真口授之秘……特著《洞天奥旨》一书，无非二仙秘密真传，迥异于时医之治法者。”

《洞天奥旨》为傅山父子口授真传，陈士铎退而著述而成的事实，陈的自序已说清楚，其徒

陶式玉序作为旁证,说明《洞天奥旨》是傅山之外科医著,应不为假。如果与山西珍藏傅山手书“行医招贴”强调“诸疮内脱,尤愚所长”的外病内治特点比照,不就更证明吗!

(6)《外经微言》。《外经微言》为国内孤本,今存者,仅一种手抄本,卷首题为“岐伯天师传,山阴陈士铎号远公又号朱华子述。”据专家郑炳纯在《辨证奇闻》校订后记中称:“《外经微言》疑原稿为傅青主(岐伯天师)所著,陈氏得后,稍加笺释抄存。”

陈士铎在《辨证录·凡例》中称:“岐天师传书甚富,而《外经》一编尤奇。”陈之曾孙风辉在《洞天奥旨》跋中称:“……一日夜深独坐,忽有二老者扣扉而进,所与谈,皆青囊之术,情意真切,指示详明,盘桓两月余。临别时谓公子曰:‘子可出而救世矣……由是闭户著……《外经微言》等书’。”曾孙都知此为陈士铎得之岐伯天师而著述,该不为假。

《外经微言》共九卷八十一篇,以上古黄帝诸臣提问,岐伯天师答解为式,岐伯天师,鬼臾区答解,内容占绝对多数。陈士铎在卷六《诊原篇》末特注:“诊原法不传久矣,天师之论真得其要也”。《外经微言》得之傅山,这是又一佐证。

六部医著中的自序、他序、凡例、跋所提供的重要线索,作为当事人、知事人的话,应该是可信可证的,即证明以陈士铎名义刊行的这六部书,都是“习”“述”的傅山医著,也应是可信可证的。

(四) 傅山医著争议应可终结

考证的最终目的,就是要澄清解决历史悬疑,对有价值的史料,应坚持不懈、义不容辞、努力发掘、传承发扬,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

从上面对诸多可信线索的考证分析,傅山有没有医学著作、所传遗稿遗墨是不是傅山医作、陈士铎抢救整理的六部医著该不该是傅山所授,都有了肯定的答案。

柳长华先生所作《陈士铎医学学术思想研究》一文,也已证实了这一点。文中说:“关于傅山医作的真伪问题,近世已不复争论。因为建国以来,山西省博物馆发现了傅山医学著作的遗墨及抄本多种。其中《大小诸证方论》《松桥老人傅山稿》二种,经文物专家鉴定,确系傅山的著作。”同时,经对陈士铎医学学术思想研究后认为:“陈士铎的这部分内容,主要来自傅山。”“陈士铎自述师传之事,并非虚语。从陈士铎著作的内容、文体,以及二人生活的时间来看,陈氏确曾接受了傅山的传授。”“在学术上受傅山的影响较深……一方面是受傅山等人的传授,在著作内容和学术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。”“陈士铎的著作与今存世的傅山的书有相似之处。”“岐伯天师,可能是对傅山的隐称。”“在这些序中,无不提到传书的事,可见陈士铎的书,必有所受授。”

以上论述与我们的考证研究,认识基本一致,傅山医学著作的争议解决,应可终结了。

(五) 写在最后

1. 陈士铎抢救傅山医著的伟大功绩必须肯定

陈士铎能在特定的时间、地点,经特定人介绍,以“激于义烈,奋不顾身”的大无畏精神,不怕牺牲的壮烈情怀,临危受命,出色地完成对傅山医学著作的抢救任务,情势危急,时间紧

迫，任务艰巨，陈士铎不负重托，不仅较完整地整理保存，而且能想方设法，尽快刊印行世。陈士铎抢救傅山医著的伟大功绩，功不可没。其诚信谦义的崇高品格，值得后人高度尊崇和学习。

2. 本次整理，力求遴选珍善之本，努力提供傅山医著的真实风貌

对证据不足，如对《陈士铎医学全书》中《辨证玉函》，本集不收编。对因剪裁备用附方及医理文理缩编严重的其《辨证奇闻》，只作参校。对原刻《脉诀阐微》都是后附《辨证奇闻》的，仍作归附整理。

从1961年开始，由原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领导，原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何高民负责，我为助手，省长特批对绝密馆藏文献资料摘录，对稿件的编誉写抄，以日均万字的工作量进行。1983年何高民整理、校注正式出版的《大小诸证方论》《傅山医学手稿》《傅山验方秘方辑》作为本集底本。经何高民先生考证，认为《青囊秘诀》系《傅山外科秘传》抄本，但毕竟没有明确作者姓名或托名的可靠线索，因有价值，特附在《洞天奥旨》后，以供进一步研究参考。《本草秘录》因错讹甚多，只作参校使用。

《傅山医学全集》的整理，是傅山逝世三百多年来第一次。把陈士铎抢救整理的傅山的医著，收录进来，也是第一次。《傅山医学全集》的整理，既是山西省领导和省内外多数专家学者的多年夙愿，更是我辈的当然责任。

作为三百多年前的医著，傅山医书中难免存有一些不科学，甚至封建迷信的糟粕，应可理解，故若能整理《傅山医学精要》是必要的，此项任务，留待对中医药学有造诣、修养的后人去完成吧！

本次考证所选版本，排版只作竖改横（原件影印例外）和点逗断句处理，不注不释。原作错误处仍保留，对缺文无法补入的，均以“□”标示。文中标点、繁字改简，均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标准要求处理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整理中错误难免，为了对《傅山医学全集》负责，恳请师长、专家指正。工作中张爱华、郝勇、李军、何小明等同志帮助支持不少，特致衷心感谢！

李树德于太原

2011年1月

也谈《傅青主女科》和陈士铎《辨证录》

——与贾得道先生的商榷

近抽工作之隙，认真地研读了贾得道先生1988年在《山西中医》第6期上发表的《〈傅青主女科〉和陈士铎〈辨证录〉》一文，并查阅了一些史料文献，感到有些观点和结论还需要商榷——傅青主到底有没有女科著作？《傅青主女科》（以下简称《女科》）是不是傅氏医著？

贾得道先生对此是持否定观点的。他在文中一开头，即转引陆定圃《冷庐医话》中王孟英的观点和谢诵穆《中医伪书考》中提出的怀疑，并列证据3条：①“特别是他的诗文已集结成一部《霜红龕集》出版，在这部文集中，也有一些论医之作，但却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关于《女科》的问题”；②“与傅青主同时的许多学者，在他们与傅青主诗文酬答或书信往还中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《女科》的问题”；③“还有，傅氏死后，给他作传的学者不下十余家，在这些传记中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《女科》”。贾得道先生据此而得出“所有这些，都可以作为傅氏生前根本没有著过《女科》的有力旁证”的结论。那么，《女科》究竟是谁的著作呢？他“首先从著作时间看”“其次从二者内容加以比较”，即得出“王孟英、谢诵穆等认为‘《傅青主女科》系从陈敬之《辨证录》中录出’的说法是完全可以肯定的”的结论。很显然，他不仅否定了傅氏有《女科》著作的事实，而且同意《女科》是从陈士铎《辨证录》中录出的观点。他还对后世一些学者关于陈士铎《辨证录》实为傅氏医著的考证进行批驳。他提出：“说三本书都是陈士铎整理傅氏的原作而成书的，但依据呢？一点也没有！理由呢？两条中只谈了一点，即‘因反清斗争之需’！这三部书的内容，究竟和反清斗争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‘之需’？……这样平平淡淡，并不很高明，假托岐伯、仲景等圣贤亲自传授的三部医学著作，除具有特异感觉的‘专家’以外，恐怕谁也嗅不出一丝反清斗争的味道！有什么必要‘隐作者姓’，假托别人的名义刊行呢？”他认为说陈氏医著系傅氏医作的观点是“没有可靠的客观史料为依据的”，是“心造的，想当然的臆测”，是“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”，是“颠倒黑白”。为了澄清事实，以正视听，现据所掌握

的史料，先讨论以下两个问题。

一、关于傅青主有没有《女科》医著的问题

傅青主懂医，这大概谁都不会怀疑。有没有医著？在傅氏生前，确实也没有正式刊印行世本。这是事实。以傅氏名字公开命名行世的，最早还是其死后110余年的《傅青主女科》。有清道光丁亥七年（公元1827年）张凤翔刻本、有道光十一年祁尔诚重校刻本、有同治二年陆懋修重订刻本。显然，这是后人整理的。这就有几个问题须弄清楚，这后人整理公开用傅氏之名命名的《女科》，能说就是傅氏医著吗？就不会是后人出于什么目的，借傅氏之名而命名的伪书吗？陆定圃、谢诵穆不就是有此怀疑的代表吗？贾得道先生亦持此观点。怀疑尽可怀疑，但总不能视客观事实于不顾。

史料之一。傅氏同期友人顾炎武，于康熙癸丑十二年（公元1655年）为傅青主定稿的医著《大小诸证方论》作序称：“……予友傅青主先生，学问渊博，精实纯萃，而又隐于医。手著女科一卷，小儿科一卷，男妇杂症一卷……诚卫生之善道，救死之良方也……其意之切于救人者，岂有异欤？是为序。”《大小诸证方论》抄本，现珍藏于山西省图书馆，经专家鉴定，抄本用纸，确系康熙时期的制品。这一史料的发现，不仅证明了傅青主有女科医著，而且在康熙十二年前即已定稿。

史料之二。傅氏同期友人曹秋岳，于康熙十三年甲寅《送傅青主谒孔林》诗中说：“……山川留著述，龙蠖悟行藏……拟获相知素，粗传避俗方……”（见《仙儒外纪》），进一步证明《大小诸证方论》传出的时间是在康熙十二年至康熙十三年。

史料之三。据山西省博物馆保存的一部署名“松桥老人傅山稿”的“医学手稿”证实，虽仅是傅氏女科的一部分，但经专家考校，其“内容与傅青主女科的调经部分相同”。其手稿用纸，又确系清初竹纸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手稿中加味四物汤内有“玄胡”（《女科》《辨证录》均改作“元胡”），说明手稿是写于顺治年间，因为那时还不避“玄烨”（康熙名）之讳。从内容和时间看，证明傅氏不仅有《女科》医著，而且在清初顺治年间就有了。

这些史料，都可作为傅青主不仅有《女科》医著，而且在顺治年间就已基本定稿的主证。另外下列旁证也可进一步佐证之。

旁证之一。山西平遥县道虎壁王培章九世祖世能（卒于公元1673年，即康熙初年），为“大明良医”（见其墓碑），其历代祖传口授的治疗妇科疾病的特点，与傅青主女科一脉相承。家中世代供奉傅青主塑像，拜为师祖。可以说王氏祖所传之妇科，实得同期傅青主之真传（其交往另述）。这就从另一角度，佐证傅青主不仅有《女科》医著，而且在顺治年间就流传了。

旁证之二。道光丁亥七年五月张凤翔首刻《傅青主女科》叙称：“……向闻先生有手著《女科》并《产后》（另当别论）书二册……近得抄本于友人处……故乐为叙而行之……”此虽为傅青主逝世百年后后人整理，但祖本于傅氏女科抄本，恐不会假。

旁证之三。道光十一年新正上元同里后学祁尔诚重校刻《傅青主女科》序称：“……然则今之《女科》一书，何为而刻乎？此书为傅青主徵君手著……此书晋省抄本甚伙，然多秘而不